

有次发朋友圈打趣说,每天出门前,都要和儿子演一遍《白蛇传》,顺手寻了一张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,许士林抱住白素贞痛哭的剧照做配图。没想到,立刻引来一群妈妈们的共鸣。原来,每个人家里都有个许士林,待母亲上班之时,都纷纷找精上身,要在家门口演一出生离死别的大戏。

不知不觉,儿子已经两岁了,小时候没吃过几口奶,一直由保姆带着。刚满月时,软趴趴的像一条还没修炼成人形的虫子,时时睁着眼睛盯视人间,待我一抱,这条虫子就开始扭来扭去地要挣脱出来。渐渐地,骨头长硬了,开始有了人气,有一天,突然认清了生母原来是助他横行人世的最好道具。于是自动黏上来,又开手,像生了吸盘的八爪鱼,越过母亲的肩膀,奋力地去扑扒桌面上一切可以扑扒掉的东西。

虫子成了精,搞破坏的道具日增数倍,等蜕下最后一点蛇皮,能够直立行走,立刻翻身跃上了沙发,打开电视,无师自通地享受起凡尘的乐趣来。有时候疑心他从电视中感知

上初中时,学校组织我们全班到郊区的乡下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学农劳动一个月。农村有很多老坟地,生产队里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来平坟,也就是把坟墓都扒掉变成耕地。连挖几天后好多同学都上吐下泻,那个穷乡僻壤离医院也很远,只好硬扛着。那天下午我们几个患病较重的男生都躺在炕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,等到醒来一看每个人旁边都放着一块冰糖。这是班主任王老师放的。

回校后没过多久,王老师向大家宣布,她要全家下乡了,这是最后一课。闻听此讯好几个女同学当时就哭出声来了。放学后我这才知道老师是跟着丈夫走的,叫“走五七道路”。

前年春天初中同学聚会,我把王老师也邀请到场合了。送老师回家的路上又说起此事,老师说其实你们男生不知道啊,下乡时我把几个月大的儿子送到了母亲家,因为正处在哺乳期,每天晚上女生们帮着给我挤奶水,这冰糖是我丈夫买来给我补身子的。我不禁“啊”了一声。此时此刻没有更多的语言来形容,但觉这是我吃到的最甜的一块糖。

最甜的冰糖

郭义海

的,像是一个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的世界。人好端端说着话,会突然唱起歌来,起床、吃饭、洗澡、睡觉,世间的规矩和道理,一切都要用歌声来表达。陪着看多了,也禁不住被这些洗脑旋律感染,哄儿吃饭、睡觉时,也给自己的口水词带上旋律,胡乱押上点韵,自编

一个人的《白蛇传》

钟菡

自导自演起了《白蛇传》。儿子从得了人形开始,也无师自通了演技,稍有不开心,便会突然朝前一扑,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推倒在地,在命运的鞭挞下痛苦滚爬,声嘶力竭地哀叹世间的不公。一路哭、一路摔,戏演太足,乃至免冠徒跣,以头抢地,果真撞到脑壳,身体不消生受,更是哀嚎不已。

最难的是分别时刻,儿子眼见母亲要出门,立刻抱住双腿滚跌在前,两行珠泪滴落,又被身旁的保姆一把扯住,好似金山寺前生剥离骨肉。母亲这一去,竟不知自己要被法海捉住,压在雷峰塔下,待西湖水干才能放得出来。只可惜刚修炼成的人身,尚不会言语表达,喊不出“母

亲,小心那和尚!”只得兀自以头抢地,自毁于形,哭得肝肠寸断,才唤回母亲临行又坐,上前哀怜一番。

青城山下白素贞,洞中千年修此身。自从儿从天降,想在家中清修片刻,只能东躲西藏。反锁上卧室房门打个工作电话,有时被儿子察觉,又是一阵拍门哭喊,像是许士林跪在雷峰塔外嚎哭泣血,定要和娘亲见上一面。直哭得电话那头的人都心软了,“好像听到你儿子在外面哭”。“没事的”,既然已决心入塔,岂能轻易自破誓言。西湖的水,我的泪啊。

有时候想,白蛇到底图什么呢,若是不去西湖上招惹那许仙,呆在山里乖乖清修,不也没了这半辈子的烦恼,依然可以做个美丽的妖精。自从有了儿子,总是难免自绝于同类,或是渐渐被疏远。面对青蛇山中修炼的邀约只能一再婉拒,纵然回到妖精洞里,也要被其他妖精嫌弃说,这是个和人类生过孩子的啊。

孩子是一个甜蜜又纠结的烦恼。雷峰塔何尝不像是职业女性的育儿之困,我们都是被压在塔底的蛇精,虽然心有不舍,但也只得留在塔里苦苦修炼,等着成仙的那一刻。对着眼泪涟涟的亲骨肉,心中默唱,休把为娘长牵挂,奈何雷峰压顶隔重天。一旦心软了,踏出塔一步,毁的也许是几百年的道行。

每一个孩子的降生,对母亲而言都是前世的孽缘,纵然有各种方式来分

去年 10 月的一个中午,我发了一个朋友圈,配图是拍到的几张野花野草,为了记录备忘,我分行写下它们的名字:青葙/鸭跖草/臭鸡矢藤。不少朋友惊诧这些奇怪的名字,还有人说不认识“葙”。小红分行的评论让人惊叹:青葙/鸭跖草/臭鸡矢藤/这些相似又不相干的事物/是这个季节最后的话语/就像地上的水和天上的云/相互谙熟彼此的秘密/犹如/此时的我/胡言乱语/其实是在说给风听

我回复她:厉害,开口就是诗。她笑答:胡言乱语,你说是诗。没多久,她又发了修改过句子,加上了标题,是一首标准的清新小诗:

无题——致一位朋友

青葙/鸭跖草/臭鸡矢藤/你把它们分成行/这些相似又不相干的事物/是这个季节最后的话语/就像地上的水和天上的云/相互谙熟彼此的秘密/犹如/此时的我/胡言乱语/其实是在说给风听

小红总说自己是个粗人,在我眼里,她却是个血液中隐藏着诗意

担养育之困,但永远无法代替母爱亲情。小孩像着了魔一样,会突然有一天恋上呆了一年的母体,牢牢地黏在上面,害怕一秒钟的分离。那不是情人之间的温存慰藉,像是回到生命本源之初的,血与肉之间,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原始共鸣。当那块血肉猛地贴上来,才突然惊觉,自己已不是从前的那个。

我们的《白蛇传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在演,出山时一心向道,舍弃红尘杂念,唯恐失了自己的本心,但被儿子突然贴上去的那一刻,又好像轻易破了戒,甘心沉溺在那红尘软帐里。人世间经历这一遭,自知辛苦却并不后悔,若是雷峰塔倒了,几百年的道行毁了也罢,白蛇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。



秋波

创意摄影

张逸

“我有一头毛驴儿……”“哦!哦!……”坐上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驴拉板车,新奇、热烈,好一阵意外的欣喜。每车载三个游客,慢慢悠悠地进了黄河石林景区。刚才还是一派田野风光的黄河水、麦浪翻、炊烟升……走过一条沿着平静流淌着的黄河水道,像绕弯似的又一弯,峰回路转,瞬间就进入了两边耸立巨大石林的大峡谷。

苍天厚土,峰峦陡峭,由毛驴车不紧不慢地拉着进入了一个新奇的世界。在万壑千沟中曲延百转,在山丘绵延的荒芜苍茫大地上,毛驴拉车是见证时光消融的伴侣,没有比它更应景的了,也没有比大红大绿的民族风情更贴切的

旅游

了。穿越时光隧道的小车载着满怀好奇心的人们,进入到生成于 210 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或更早更新世,由于地壳运动、风化、雨蚀等地质作用,形成的以黄色砂砾岩为主,造型千姿百态的石林地貌奇观群。高山峻岭,周边却没有一棵绿树,山丘苍茫,看不到绽放的花卉和葱绿的草丛,灰蒙蒙的巨石林,就像是远古以来未开发建设的巨大工地,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。偶有车和人闯入,就像在天地间的山脉中慢慢蠕动,惊悚了一方土地又浑然一体,又像镶嵌其中的精灵,打了一个哈欠。步履景变,人们凭自己的喜好和想象,将石林变异景象编织成心目中美好和邪恶的映象,去接近自以为是的形神

兼备,并将其栩栩如生地悬挂在大地上,然后再告诉别人,古往今来的世上有这么一回归故事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而不是故事里的主角并不重要,吼上一句“我有一头毛驴儿”爽一把才够劲,这一来,把赶车的大叔也逗乐了。前后二

我有一头毛驴儿

陆仲绩

辆车都是大叔家的,带上了大嫂,夫前妇随,毛驴也是自家的。前面开路的毛驴跟着大叔多年,最近有些力不从心了,怕累着了相伴多年的伙伴,所以赶车的大叔一路上都不愿坐上车,常跟着驴车不紧不慢地小跑。憨厚的庄稼人,套上自家的

毛驴,边让游客观赏石林群,边拉起了车乐,远方游客在感受不一样的乐趣时,自然也能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故事。

在峡谷之中,“翩翩两骑来是谁?”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老伴所说的那个故事:舅丈人年轻时瞒着家人从上海辍学去延安鲁艺,回来时带了警卫员,也带回了这首歌,因其诙谐、活泼,朗朗上口,常作为别人没有听到过的保留节目而成为有家族渊源的“娱乐”杀手锏。舅丈人一直在甘肃工作,离休后住在北京,去拜访过几次,走路如风,说话儒雅,第一次见面还特意准备了一瓶“迎宾酒”,满满一碗北京老字号的牛肉,大块吃肉大碗喝酒,南方人的韵味,大西北人的风范,好不豪爽。总希望能有机会

有诗性的人

黄晔

的高人。

“下车路过菜市场,看见这漂亮的红萝卜,买回家做萝卜干,我横着切它们,让每一根白雪般的萝卜,两头都有红色的印头。”这是去年冬天小红发在朋友圈的文字。她从北京女儿那里回来,路上看到水灵灵的红皮萝卜,就买回家做萝卜干。我知道一般人都是萝卜纵向切条,至少我还不曾为了了让每一个萝卜条两头都带有红色而改变切法。我忍不住再次感慨小红骨子里的诗性,不端着,也不装,是烟火气息里的自然流露,就像她的名字一样,看似平常,细品却有深藏的诗性。

想起另一个人。几年前和友人郊游,在一片菜地中看到鲜红的月季花。我们很是惊奇,一路打听,走到了种花人的家

又叫鱼露,是以小鱼小虾腌渍发酵渗出的琥珀色原液,咸鲜得很。福州菜肴一般不用味精、菜油,而喜用虾油调味。

一锅锅边糊煮好可分盛十几大碗,食客在摊边等候,鲜美爽口,又热呼呼的,天冷时,吃了一碗,还想吃下一碗。后来,摊位没有了,锅边糊在店馆厨房里煮好,倒进木桶再拿到店面分卖给食客,米粉皮有点糊欠爽口了,菜叶儿黄了,味道也逊色多了。可是我的儿女吃到这种店堂里的锅边糊,还是被美味特色征服,念念不忘。

要做正宗的锅边糊,要备有大铁锅,要磨好细幼浆粉,要有海洋味的高汤,很难推广普及。这次据说松江泗泾聚集了较多的福建来沪打工的,应景也开了间福建早餐店。我和儿女们难挡对它的怀念和盼望,择日定当前去一品。

除了锅边糊,还有几种植米粉油炸的福州特色早点小吃,也令我们上海人难以忘怀。与上海路边小吃油墩子差不多,先前早晨福州马路边也常可见煤炉上支起油锅的小摊,另一边还有一桶流得较粗的米浆粉和配料。摊主在铁圆勺里垫底一层米粉浆,再抓四五只新鲜生海蛎肉放在粉



边看边聊

门口,也是满眼鲜花,虽然不过是朱顶红等常见的花儿。门前的矮墙头上,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月季,红黄粉各种颜色。听到我们的说话声,从门里走出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,头发花白,有些不修边幅的样子,我一时都不相信会是这么一个人种了这些花。见我们喜欢他的花,男人很高兴地给我们介绍。我们说:人家的地里都种菜,你却种花,有点不一样呢。他哈哈笑着说:我喜欢花,就喜欢种花。末了,他说下次可以给我们送花,欢迎我们再来。

前不久,和友人再次经过那个地方,突然想起那个喜欢种花的男人,扭头,看见了葱绿的菜地里那一片红艳艳的月季花。莫名地,我有些小欣喜。友人也有些感慨。不过我们没有再去他家,就让花儿留在他身边吧。

梅雨天闲翻书,读到钱穆先生的一句话:“人类在谋生之上应该有一种爱美的生活,否则只算是他生命之夭折。”一时走神,想起小红,还有种月季花的男人。



浆中间,再盖上粉浆。讲究的盖浆时,在圆粉下沿拖出两只脚。铁勺入油锅,不一会米粉饼就浮上油面,经过翻身,饼的两面都煎成金黄,熟了捞出。这种油饼,福州叫“蛎饼”。用海蛎做小吃的,福建闽南还有蚵仔煎,都有特别的海洋味,但福州的蛎饼油炸粗粒米粉更有咬劲。

如果米粉浆里拌入小葱或韭菜碎末,把混入点点绿色的白粉浆沿铁勺边撒上一圈圆,再在米粉圈上放两只小虾,入油锅炸成圆圈小饼,黄里渗出绿点,还缀两只红虾,更是色香诱人。福州人叫它“虾酥”。

与上海人过去油条是配泡饭的佳配一样,这两种油炸小圆米饼,也是福州人早晨配白粥的常用佳点。

福州还有一种早点小吃,外形好似上海的粢饭糕,黄黄的油炸块头,不过是直角三角形的,比粢饭糕厚实。糕体里面软糯,吃口如广东的萝卜糕,却没有甜味,略咸鲜。这是荆头糕,当地人叫“窝糰”。用福建特产大粉芋头,加工成丝,拌入米粉浆里蒸熟,再改刀三角形油炸成。价廉物美,容易果腹,深受大众喜爱。

福建的沙县小吃店,上海市区处处可见,可惜只有馄饨有特色。福州的早点小吃,什么时候也能在市区吃到呢?一定会受到欢迎的!

蒲公英

俞玉梁

碧绿的叶,金黄的花。用手指掐破枝叶,流出苦涩的乳白。而种子是棕色的。

当那一天来临,穿一件半透明的柔姿纱,嫁到漂泊的远方。

远嫁远嫁,远方,远方,再安一个家,开出金黄的芬芳……

妈妈,那儿也会是我的家乡呀!

七夕会

到他老人家为此奉献的地方去瞻仰一番,旅游或许也是应了一份走近的缘分。

“手拿着小皮鞭……”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,怎舍得有半点轻重,每到停下来歇息的时候,赶车大叔都会上前摸摸驴的脊背,捋捋其毛势。孩子外出新疆打工,相伴多年的驴子就是伴在身边的劳力和伙伴,两个生命之间无疑平添了一层惺惺相惜的慰藉。此景触情,哼哼、唱唱、吼吼,是离开喧嚣在天地间的心灵释放,也是对先人文情怀的一种追念、绵绵长长。

岁月不饶人,世事见人心,相逢是一种缘分,淡然未必不是一种超脱。

“哦呼!驾!……”“摔了我一身泥。”